



釣金龟

京 剧

中国京剧院文学组编

北京宝文堂书店

F603
5002

釣金龟

*

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统一书号：10070·513 字数7,000 开本787×1092⁷/₃₂ 印张⁷/₁₆

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1000册

定价(7)0.07元

4

✓

F603/

前 記

老妇康氏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张宣进京赶考未回，只靠次子张义在孟津河下釣魚度日。一天，张义釣得一只金龟，母子正庆幸时，张义把路上听到的一个消息告知母亲。原来张宣在京已得中进士，并且瞞着母亲和兄弟，把妻子悄悄接到京城。康氏聞言在憤痛之下，将手中拐杖交給张义，命他到京城去責备张宣的不孝行为。

这个剧本是根据一般流行演出本，由中国京剧院文学組校訂的。

剧中人物

康氏(老旦) 张义(丑) 周老(末, 不出场)

康氏上。

康氏 (念引) 家无隔夜粮，饥寒实难当。(念诗)

老身生来命运薄，好似路旁草一棵，

耐过今年秋八月，不知来年待如何！

老身康氏。配夫张世华，不幸早年丧命，所生二子，长子张宣，次子张义。张宣孩儿上京求取功名，一去杳无音信。好一个孝道的张义孩儿，每日在孟津河下钓鱼为生，奉养于我。今早他往河下钓鱼去了，天到这般时候，怎么还不回来！正是：

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。

张义 (内) 啊哈！(上念)

忙将河下事，报与母亲知。——

孩儿参见母亲。

康氏 罢了。儿啊，你回来了？

张义 哎，回来啦。

康氏 你钓了多少鱼，卖了多少钱，拿来为娘使用。

张 义 孩儿沒釣着魚，也沒卖了錢，我得了一件寶貝來。

康 氏 嗯！想那寶貝，出在富庶之家，哪是你我母子有的？想是你偷盜來的。快快與人家送了回去，如若不然，為娘就動氣了！

张 义 媽，您別生氣，我不是偷來的，我這個寶貝，是打孟津河下釣上來的。

康 氏 釣來什麼寶貝，拿來我看。

张 义 我，我不敢叫您瞧，怕您生氣呀！

康 氏 為娘看寶貝，就不生氣了。

张 义 哦，怎麼着，您不生氣？那倒成，不生氣就給您瞧瞧，（取出金龜）媽，您瞧瞧，就是它！

康 氏 （看，生氣）嚙！

张 义 來了不是！

康 氏 兒一出窩門，為娘怎樣囑咐與你，那孟津河下有三樣魚不准兒釣：鮎魚、黑魚、烏龜。兒偏偏將這烏龜釣了上來，不遵母命，就是不孝之子！

张 义 怕您生氣，您還是生氣。您別生氣，聽我慢慢兒的跟您說呀！

康 氏 講來！

张 义 是。是我清晨起來，奉了母親之命，去到孟津河下釣魚。刚到那兒，上上魚食，頭一鉤子就把它給釣上來啦。

康 氏 你就該把它放下河去才是呀！

张 义 是啊，我这么一想，您不准我釣它呀，故此我咬掉它一个爪儿，就扔到河里去啦。我又到下河去釣，刚上上魚食，又把它釣上来啦。

康 氏 你怎么認識它呢？

张 义 您瞧，我咬掉它一个爪儿，怎么不認得它呀？我說：你成心攪我啊，我就找块砖头想把它給砸死，一砸它就拉了屎啦；烏龟拉尿是黑的，它拉尿是黃的。我常听老人言講：孟津河下有一金龟，拉金尿銀放錫拉屁，这个宝贝叫我釣上来啦。

康 氏 为娘不信。

张 义 不信？这么办，叫它拉点儿您瞧瞧好不好哇？

康 氏 好好好。你不要伤了它的性命！

张 义 您甭心疼它。（砸金龟）哎，哎，哎，媽拉啦。

康 氏 哎，怎么講話？

张 义 烏龟拉啦。

康 氏 待我看来。

张 义 哎，您瞧瞧。

康 氏 唔呼呀，果然是黃的。

张 义 您瞧是黃的不是？

康 氏 是金子？

张 义 金子。

康 氏 宝贝？

张 义 宝贝。

康 氏 啊？

张 义 啊？

康 氏 啊哈哈……(身向后一仰，险些跌倒。)

张 义 老太太，您倒慢着点儿呀！

康 氏 儿啊！(唱二黄慢三眼)

老天爷睜开了三分眼，

张 义 (夹白) 这是老天爷餓不死沒有眼睛的瞎家雀儿
啊！

康 氏 (接唱)

母子們离却了鬼門关。

张 义 (夹白) 对啦，打这儿啊，咱們娘儿俩就好啦！

康 氏 (接唱)

这也是儿的孝心感动天地，

从今后享荣华永不受貧寒。

儿啊！

张 义 母亲。

康 氏 你我母子有了这金龟宝贝，从今以后，就不能挨餓了。

张 义 对啦，打这儿往后啊，咱們娘儿俩就不能挨餓
啦。我說，媽呀，您倒是拿飯来給孩儿我吃呀？

康 氏 儿啊，清晨起来，家无粒米，未曾起火，哪里
来的飯食与儿充飢呀？

张 义 对呀，您也沒吃飯哪。这么办，我拿这个金子
到大街上換俩錢儿，买点儿什么鷄鴨魚肉，咱們娘
儿俩开开斋，您瞧好不好哇？

康氏 儿要多买柴米，少买鱼肉才是。

张义 那干什么呀？

康氏 儿豈不知“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盼有时”。

张义 咳，您簡直是餓怕啦！

康氏 怎么講話！

张义 我拣要买的买点儿得啦。

康氏 儿要早些回来。

张义 这就来。——哎，慢着，刚才在河下听我周伯伯說，我哥哥做了官儿啦，还没給我母亲道喜哪。有啦，我回去报喜。——恭喜母亲，賀喜母亲。

康氏 为娘喜从何来？

张义 我哥哥上京求名，得中第八名进士，实授祥符县正堂，母亲，这豈不是一喜嗎？

康氏 此事当真？

张义 真的。

康氏 如此，待为娘謝天謝地。

张义 我謝謝咱們家灶王老爷子。

康氏 儿啊，拿来！

张义 拿什么呀！

康氏 报单哪！

张义 母亲拿来！

康氏 要为娘拿什么呀？

张义 拿書信啊。

康氏 为娘悶坐寒窑，哪里来的書信哪？

张 义 还是嗒，那么，我在孟津河下釣魚，哪儿来的报单哪？

康 氏 你听何人講的？

张 义 我周伯伯跟我說的。

康 氏 儿啊，想那周伯父上了年紀，說話有些顛倒，我看他瞞哄于你。我儿，再去問來。

张 义 哎哎，我再去問問去。——哎，我說周伯伯在家哪嗎？

周 老 (內) 做什么？

张 义 我哥哥做官儿是真的嗎？

周 老 (內) 是真的。

张 义 有書信嗎？

周 老 (內) 有書信，叫下書人下錯了。

张 义 下到哪儿去啦？

周 老 (內) 下到王家庄，你王氏嫂嫂那里，她一見書信，私自收拾行装，僱了一乘小轎上京去了。临行之时，說了两句淡話。

张 义 哪两句啊？

周 老 (內) 叫你母子冻餓死在寒窖。

张 义 啊，是呀！（哭）啊……哎……

康 氏 儿啊，怎么样了？

张 义 我周伯伯說啦，我哥哥做官儿是真的。

康 氏 可有書信前來？

张 义 有書信前來，被下書人下錯啦。

康 氏 下到哪里？

张 义 下到王家庄，我那王氏嫂嫂那里；她一見書信，私自僱了一乘小轎上京去啦。临行之时，留下两句淡話。

康 氏 哪两句淡話？

张 义 活活将我母子冻餓死在寒窩。

康 氏 好賤人哪！（唱二黃散板）

指望养儿防备老，

竹籃打水一場空。

儿啊。

张 义 母亲。

康 氏 你兄长身居高官，不奉养为娘；从今以后，全仗我儿奉养为娘了。

张 义 怎么着，您叫我养活您？哎，我說媽呀，咱們娘儿俩講个理儿使得使不得？

康 氏 有話講在当面。

张 义 想当初咱們家有錢的时候，您是偏心眼儿，疼我哥哥不疼我，有好衣裳給他穿，有好吃的給他吃，供他念書，叫我們拣煤核儿去。

康 氏 俱是一样。

张 义 什么？俱是一样？

康 氏 噫。

张 义 那么，給他成家，叫我打光棍儿嗎？

康 氏 又来取笑。

张 义 什么取笑啊？如今，他做官儿他不养活你啦，干脆，我也不养活你啦。

康 氏 怎么，我儿你也不奉养为娘了？

张 义 对啦，不养活你啦。

康 氏 此話当真？

张 义 哎，可不是真的嘛！

康 氏 张义，我那亲……

张 义 亲什么呀？

康 氏 咳，儿啊！（唱二黄原板）

叫张义我的儿听娘教訓，

待为娘对姣儿細說分明。

儿的父他遭不幸丧了性命，

抛下了母子們苦度光阴；

是为娘守貞节我不听他論，

皆因是儿年小，娘在中年，怕的是，百年

之后身入九泉，难見儿那去世的先人。

我的儿啊！

张 义 有嘢，这会儿全想起来啦。你說什么，我爸爸死的时候，有人劝你改嫁，你捨不得我。嘿嘿，你哪儿是捨不得我呀，你是捨不得我哥哥那个官儿。如今他做了官儿，不养活你啦，要我这釣魚的儿子养活你，我才不养活你哪！

康 氏 （接唱原板）

有几个賢孝子听娘来論，

一桩桩一件件娘記在心；

那大舜耕田为的都是孝顺，

丁郎刻木、莱子斑衣、孟紫哭竹、楊香打虎，

这都是賢孝的儿孙！我那不孝的儿啊！

张 义 說來說去，你拿我比二十四孝。这二十四孝里头你拿我比哪一孝哇？嘿嘿，甭說二十四孝，就是四十八孝我也不养活你，我不养活你，不养活你，我不养活你定啦！

康 氏 （接唱原板）

这儿輩賢孝子休得来論，

还有那不孝子說与儿听：

清风亭张繼保天雷报应，

韓信相未央宮速报幽冥。

为娘言語儿不相信，

怕的是儿头上有那值日的功曹查看儿的身。

我的儿行孝道将娘奉敬，

自有那天爷在暗地里查巡。

儿啊，为娘与你講了这些好話，我儿就該奉养为娘才是！

张 义 什么？你跟我說这么一套，我就应当养活你啦？告诉你說，我吃了秤砣，跌了心啦，我不养活你定啦。

康 氏 怎么，你果然不奉养为娘了？

张 义 哎，不养活你啦！

康 氏 如此，我就要……

张 义 要怎么着，要怎么着？

康 氏 长街乞討哇！

张 义 哦，要飯去，寒蠢我。听我告訴你，你要寒蠢哪，寒蠢你那做官的儿子；还能寒蠢我这釣魚的儿子嗎？要飯不是嗎？去去去！

康 氏 好畜生哪！（唱散板）

說了些好言語奴才他不信，

小张义在一旁他不睬不聞。（接“哭头”）

无奈何出審門长街去奔，我的儿啊！

康氏出門，张义追出、跪下，扯住康氏衣襟不放。

张 义 母亲哪！（接唱）

哪有个为儿的不养娘亲！

母亲，您請回来吧，孩儿我养活您啦。

康 氏 我儿你奉养为娘了？

张 义 我要是不养活您，誰还敢跟我交朋友啊。我跟您开玩笑哪！

康 氏 好哇！（唱散板）

手拉张义審門进——

张 义 （接唱）

孩儿起下登程心。

孩儿要找我那兄嫂辯理。

康 氏 儿啊，待等为娘百年之后，我儿再去也还不迟。

张 义 孩儿去心已定，母亲不必拦阻。

康 氏 我儿去心已定，为娘也不拦阻于你。这有为娘拐杖你带在身旁。

张 义 要它干什么呀？

康 氏 見了你那不孝的兄嫂打他几下。

张 义 孩儿不敢。

康 氏 罵他几句。

张 义 越发的不敢。

康 氏 张义儿轉上，受娘一拜。

张 义 母亲，您这不是折杀我嘛！

康 氏 非是拜你。

张 义 拜誰啊？

康 氏 拜的是你那不孝的兄嫂哇……（哭。）

张 义 对，多拜他們几拜。

康 氏 （唱散板）

寒窗謹遵为娘命，

見了兄嫂早回程！

张 义 母亲哪！（接唱）

辞別母亲出密門——

康 氏 轉来！

张 义 （接唱）

母亲有話快說明。

康 氏 此番見了你那不孝的兄嫂，把話說明，儿要即刻回来。提防被他将你置死。

张 义 孩儿我不去啦，我还没出門，您就說这話。

我，我不愿意去啦！

康氏 为娘上了几岁年纪，说话有些颠倒。我儿你快
快去吧！

张义 母亲哪！（唱散板）

母亲此言不打紧，
倒叫孩儿吃一惊；
怕的是儿死娘还在，
白发人反送黑发的人。
辞别母亲出窑门，
不见兄长我不回程！

氏（叫头）张义！

张义 母亲！

康氏 我儿！

张义 老娘！

康氏（同）儿啊！
张义 娘啊！

张义 罢！（下。）

康氏 行弦，张义，我儿！（唱“哭头”）

啊！我的儿啊！（接唱散板）

张义儿泪淋淋，他哭出了窑门，
不由得老康氏好不惨情。
悲切切我且把窑门来进，
怕的是他兄和嫂暗起不仁。（下。）

——剧终